

鄭谷詩集箋注

〔唐〕鄭谷著

嚴壽澂

黃明

箋注

趙昌平



docuiver 文川網
古籍书城
入駐商家
在文川網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趙 黃 嚴
昌 壽
平 明 澂

箋
注

鄭谷詩集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鄭谷詩集箋注

〔唐〕鄭谷著

嚴壽澂

黃明箋注

趙昌平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長華書屋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東方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7.75 插頁 2 字數 344,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

ISBN 7-5325-0485-9

I·287 定價：6.35元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前言

一 鄭谷的行事交遊及時代

鄭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約生於唐宣宗大中五年（八五二），卒於後梁太祖開平四年（九一〇）稍後，其一生大致可分爲五個時期。

宣宗大中五年至懿宗咸通十二年（八七一）爲早年時期。幼時其父鄭史任國子監易學博士，他隨在長安，約五歲啓蒙，以早慧受知於馬戴，「謂他日必垂名」。七歲隨父赴永州刺史任，已能題詩活陽樓。咸通九年十二歲時仍在永州。十八歲前後隱居荆門，咸通十二年秋由袁州鄉貢入京。從咸通十二年（八七一）秋至僖宗廣明元年（八八〇）底爲十年長安時期。約咸通末遷居同州，不久又遷長安，並一度赴汝州爲幕賓。雖遷動頻繁，然大致以赴長安應試爲活動中心。谷雖曾爲當時最推利市的同州解首薦，但終因門第「孤寒」，無得力奧援而金榜無名。不過舉場的失意，在文場中却得到了補償。此期他曾受教受知於復古派詩人曹鄴，苦吟派詩人李頻，與詩風工麗、自視極高的薛能，及許棠、張喬等被時人稱爲「咸通十哲」。「永巷聞吟一徑蒿，輕肥大笑事風

騷……十年春淚催衰颯，羞向清流照鬢毛。」鞏下冬暮咏懷詩大抵反映了鄭谷此期的精神面貌。

從廣明元年（八八〇）冬至昭宗景福二年（八九二）秋冬約十三年爲巴蜀荆楚吳越飄泊時期。

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入破長安，鄭谷也開始了「十年五年道路中，千里萬里西復東」（倦客）的漂流生活。他匆匆奔蜀，輾轉至成都。中和四年（八八四）黃巢被鎮壓，谷由西川至東川擬回長安，却因東西兩川楊師立、陳敬瑄交兵，直至光啓元年（八八五）春僖宗返長安時方得旋。然同年底，中官田令孜、邠寧朱玫、鳳翔李昌符（按與咸通十哲之李昌符爲一人）與河中王重榮、河東李克用大戰，克用進逼京師，僖宗奔興元，谷又二次奔亡巴蜀，擬取長江水路返荆門故居。又遇秦宗權之蔡軍長圍荊州而淹遲峽中。直至光啓三年初春，方得出峽沿漢江返長安應試，竟然得中。復折回蜀中，似擬搬取家小。但十六年夙願雖一旦得償，却非但未能授官，更遇蜀中王建結東川顧彥朗同西川陳敬瑄及其兄田令孜（田令孜本姓陳）構兵，因再沿江下荊州。復遊湘源，更於大順初（八九〇），東遊吳越。是時徐汴一帶朱全忠、時溥連年大戰。河中河東唐師討李克用大敗虧輸，道路阻絕。延至景福元年（八九二）方再返長安。次年春又四人蜀中，往探恩地柳玘，同年秋返長安，不久釋褐爲京兆鄠縣尉，然此時業已「鶯離寒谷七逢春」了（結綬鄠郊廢攝府署偶有自詠）。

從景福二年秋冬至天復二、三年（九〇二、九〇三）爲仕宦時期。釋褐次年（乾寧元年）春兼攝京兆府參軍，同年以詩名拜右拾遺，至三年遷補闕。其秋，昭宗謀削節鎮兵權，鳳翔李茂貞犯關，

天子幸華州，鄭谷亦出奔。一半年奔走頗驚魂，來謁行在淚眼昏（奔問三峰），於乾寧四年春抵行在，以尚書右丞狄歸昌薦，遷都官郎中。至光化元年（八九八）方隨駕返京。天復二年（九〇二）朱全忠欲劫昭宗幸洛陽，十一月車駕西奔，鄭谷復隨行。約於本年或次年，見機隱退宜春仰山華堂。從天復二、三年至後梁開平四年（九一〇）為歸隱時期，齊己、黃損、孫魴等從之學詩，其時更蜚聲詩壇。

二 鄭谷詩的「悲涼」氣局（鄭谷詩通變一）

歷來批評鄭谷詩，均稱之「格卑」，而與盛唐詩對舉。可鄭谷自己却一再表示了他對風騷，對盛唐詩的祇向。乾寧三年（八九六）他自編舊作為雲臺編三卷，有卷末偶題三首，可看作他詩歌理論的集中表現。詩云：

一卷疏蕪一百篇，名成未敢暫忘筌。何如海日生殘夜，一句能令萬古傳。（其一）

一第由來是出身，垂名俱為國風陳。此生若不知騷雅，孤宦如何作近臣。（其二）

又有讀前集二首，從其中「國步多艱」云云看，當與上詩時間相先後。詩云：

殷璠裁鑒英靈集，頗覺同才得旨深。何事後來高仲武，品題間氣未公心。

風騷如綫不勝悲，國步多艱即此時。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潛是吾師。

參以谷故少師從翁隱巖別墅詩所云：「喪亂時多變，追思事已陳，浮華重發作，雅正甚湮淪」等，可見他對中興間氣集爲代表的大曆後漸趨澆薄的詩風頗多不滿和對晚唐部分詩人之「浮華」風氣尤爲反對。他反覆強調的是詩經、楚辭的傳統，對陶潛以至於河岳英靈集爲代表的盛唐詩「既多風骨，復備興象」（殷語）的格調尤爲推崇。鄭谷的這種創作思想，與其時代、經歷密切相關。當時萬方多難，僅帝王因戰亂出奔即有六次（上述五次，又乾寧二年李茂貞、韓建、王行瑜三鎮犯關，昭宗奔石門），後更遇朱溫劫駕遷都，朱梁代唐的重大變故。這些變亂以及不少地方性的戰亂，鄭谷都親歷其難。鄭谷又出身孤寒，因此「游於舉場一十六年」，方博一第；入第七年，才授一尉。以後雖三轉而至於郎曹，但最後仍只是「冷曹孤宦甘寥落，多謝攜筇數訪尋」（寄題詩僧秀公）。唐摭言卷二載大中七年京兆尹韋澳論當時科舉云：

近日已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肩之日，會非考核，盡繫經

營。奧學雄文，例舍於貞方寒素，增年矯貌，盡取於朋比羣強。雖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可見鄭谷的遭遇正是當時爭名益熾，請託公行，「奧學雄文，例舍於貞方寒素」的社會現象的反映。又鄭谷父鄭史曾任易學博士，家風清素，谷投時相十韻即云「故舊寒門少，文章外族衰」，他初舉階段又受到復古派詩人曹鄴的教誨，「小生誠淺拙，早歲便依投。夏課每垂淚，雪飛常見憂。」

（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歸）這樣他之傾向風雅，推崇盛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清人費嘉樹六先生詠（鄭守愚），江爲龍鄭守愚詩，均以鄭谷與李、杜並論，謂爲「一代風騷主」，這當然是過譽；但通觀其詩，如果不爲唐詩派、宋詩派的門戶之見所拘，必會發現，雲臺編三卷中貫串着一種寓時代苦難於一己不平的孤憤之氣。薛雪一瓢詩話即別具隻眼地指出：「鄭守愚聲調悲涼，吟來可念。豈特爲鷓鴣一首始事不朽之盛名。」確實，「悲涼」二字很中肯地揭示了鄭谷詩的特點之一。我們不必過分強調雲臺編中如感興、貧女吟等某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詩作；也不必一一列舉「誰知野性真天性，不扣權門扣道門」（自遣）等別具懷抱的警句，最值得注意的是雲臺編中佔三分之一強的奔亡詩。黃巢起義後，唐末重大的政治軍事動亂幾乎都能從鄭谷漂流江湖的一葉破舟中直接或間接地得到反映。如：

黃巢攻破長安前，谷渚宮亂後作詩，反映了江陵兩遭兵火的破敗景象。他又有一系列詩篇記述了黃巢攻破長安後奔亡蜀中的景況，其中如蜀江有弔詩，抒發了對上疏極諫僖宗、彈劾宦官而爲田令孜所殺的孟昭圖的哀思。梓潼歲暮詩，作於黃巢被鎮壓後，正反映了中和四年東西川楊、陳交兵，僖宗及從難臣民歸途阻絕的實情。中和五年（三月改光啓元年），谷隨衆返長安，其長安感興、漢陂諸作所記「落日狐兔徑，近年公相家」的景況，正可爲史載亂後「荊棘滿城，狐兔縱橫」（舊唐書僖宗紀）印證。本年底，李克用進逼京師，谷巴江詩，記載了唐末的第一次大動亂。稍後

奔避、峽中二首諸作，留下了秦宗權軍久圍荆南兩年的痕迹。漂泊詩，作於王建等與田令孜、陳敬瑄交兵，唐末蜀中第二次大騷亂時。大順二年（八九一）他有送進士許彬詩，在送別中表現了對徐泗朱全忠、時溥交兵，河東唐師討李克用失利的憂慮。乾寧二年（八九四）李克用擊敗韓建等三鎮軍，屯兵三橋，谷搖落詩云：「日暮寒聲急，邊軍在雍岐」，表現了對新的動亂的隱憂。乾寧三年李茂貞犯關，昭宗幸華州時，谷又有順動後藍田偶作、奔問三峰寓止近墅諸作。乾寧五年（八九七）迴鑾詩表示了對中興的向往憧憬。天復二年（九〇二），朱全忠欲劫昭宗東遷，鄭谷隨駕出奔鳳翔，有壬戌西幸詩。直到歸隱後，其黯然詩，仍對朱全忠劫昭宗往洛陽途中羣臣遭戮的悲劇表現了無盡的神傷。鄭谷兩唐書無傳，唐詩紀事、唐才子傳所記甚略且多疏誤，但今天仍可從他的詩中，對照史書，排出較詳細的年譜來，這足以說明他的詩作與時代的緊密聯繫。雖然這些作品的深度不能與杜甫相比，但在精神上却有相通之處，頗類於同時代的杜荀鶴。如：

歎後爲羈客，兵餘問故林（水軒）。

火力不能銷地力，亂前黃菊眼前開。（初還京師寓止府署）

亂後江山悲庾信，夜來煙月屬袁宏。（次韻和盧侍郎江上秋夕寓懷）

宗黨相親離亂世，春秋閑論戰爭年。（宗人作尉唐昌）

鄉園幾度經狂寇，桑柘誰家有舊林。（作尉鄆郊）

亂前別業依稀在，雨裏繁花寂寞開。（漢陂）

詔書罪己方哀痛，鄉縣徵兵尚苦辛。（巴江）

十口飄零猶寄食，兩川消息未休兵。（漂泊）

這些詩句將個人的怨憤與時代的悲愁揉合一體，凝聚在洗煉的對句中，深沉渾成，故不同於一般的嗟老歎貧，而表現出薛雪所云「聲調悲涼」的特色。

晚唐詠物詩大盛，鄭谷所作亦不少，然思理深切，別有寄託，不同流俗。如菊（王孫莫把比荊蒿）與十日菊，前詩表達了詩人位處「孤寒」而兀然不阿的心胸，後詩則更以重陽次日黃菊頓遭冷落，諷刺世態之炎冷，有一種慷慨悲涼的氣韻。因此，對此詩的品題，宋陳知柔休齋詩話、清吳旦生歷代詩話均置於王安石、蘇東坡同題詩詞之上。

許學夷詩源辨體卷三〇論許渾、鄭谷云：「愚按晚唐諸子體格雖卑，然亦是一種精神所注。渾五、七言律工巧襯帖，便是其精神所注也。若格雖初、盛而庸淺無奇，則又奚取焉？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以此論詩則有實得矣。」此論不爲無見，却又反映了盛唐詩派評詩的內在矛盾。許氏看到晚唐諸子自有其不可抹煞處，而云渾、谷等「亦是一種精神所注」，勝於廣鼎，是其超勝於李空同、王元美等處，然謂晚唐之比盛唐仍有穀、稗之分，則又不能自圓其說。因爲「歌謠文理，與世推移」，一個階段有一個階段的社會形態，民情風俗，語言習慣，亦必有

一個階段的格調。如果強以盛唐句格律晚唐諸子，則必不能別有「一種精神所注」，欲其不爲贗鼎，殆無可能。標榜「詩必盛唐」，極詆晚唐詩的明代前後七子的創作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應當說鄭谷詩無復盛唐詩的雄渾之氣，但却未可言其格卑。因爲多難的時代、衰退的國運使晚唐詩必定帶有一種蕭瑟的情韻。觸物緣情，詩以寫懷，變盛唐之悲壯爲唐季之悲涼，這正是鄭谷等唐季優秀詩人「別一種精神」的根本。至許氏所論表現手法的因素，倒是第二位的。下文我們再進而就這方面討論鄭谷詩對盛唐的承革。

三 鄭谷詩風綜合前人自成一體的傾向（鄭谷詩通變二）

鄭谷讀故許昌薛尚書詩集詩有云：「篇篇高且真，真爲國風陳，澹薄雖師古，縱橫得意新。」唐人所云淡薄是與華縟相對而言的，說的是一種真樸而有遠意的格調。鄭谷認爲作詩必須力斥當時的浮華風氣而以古人之淡薄爲師，但又須不落窠臼，「縱橫得意新」，自成一體。詩至開、天而極盛，如何取法盛唐而又不落畦畛，杜甫以後各個詩派都在探索着自己的路子，鄭谷亦然。

谷自遣詩云：「強健宦途何足謂，入微章句更難論。誰知野性真天性，不扣權門扣道門。」可見他極強調詩歌的天性即自然之趣。但章句「入微」，表達自然之趣實難工易拙，因此他嘗說：「他夜

松堂宿，論詩更入微」(喜秀上人相訪)、「屬思看山眼，冥搜倚樹身」(讀故許昌薛尚書詩集)、「衰遲自喜添詩學，更把前聯改數題」(中年)。頗強調創作中的討論推敲與修訂功夫。所謂「屬興同吟詠，成功更琢磨」(予嘗有雪景一絕爲人所諷吟段贊善小筆精微忽爲圖畫以詩謝之)，就是他處理天性與推敲兩者關係的觀點，即創作伊始當以性情與外物的泊然相湊爲契機，而不能先將筆墨工拙橫於心胸；一旦成功，又當反覆推敲，以求「更入微」妙。有兩件事頗有助於對鄭谷上述觀點的理解。

前引卷末偶題詩之一谷舉王灣江南意「海日生殘夜」句，歎爲觀止。此詩張說「手題政事堂，每示能文，令爲楷式」。可見確爲盛唐詩之典範，後句江南地暖，舊年未過，春意已萌的特定物候，因着前句殘夜中半輪冉冉而昇的紅日的襯映，彌覺清新而有遠韻，「生」、「入」二動詞尤其傳神。鄭谷所拳拳服膺的正是盛唐詩人這種言雖近切而韻味遼遠、自然工妙的藝術境界。陶岳五代史補記：「鄭谷在袁州，齊己攜詩詣之，有早梅詩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不若一枝。』齊己不覺下拜，自是士林以谷爲「一字師」。『易「數」爲「一」，一字之改雖普通，但早梅之韻，待客之情，正從此傳出。』「一字師」的故事，正典型地反映了鄭谷上述深入淺出的藝術觀點。因此宋以後唐、宋一大詩派每每評谷詩爲淺俗，實未爲探本之論。谷詩淺切誠是，凡俗却未必，因爲這淺切中實包含對物象的深刻體察，作者的深刻匠心。這一點即使對鄭谷詩多所不滿的詩評家也

有所首肯，如歐陽修稱「谷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六一詩話）。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稱「鄭谷詩以淺切爲妙」。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更稱他「往往於風調中獨饒思致，汰其膚淺，擷其菁華，固亦晚唐之巨擘矣」。而最能代表唐末至宋初人看法的則是祖無擇鄭都官墓表中所說的：「辭意清婉明白，不俚不野。」其五言如：「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登杭州城）、「碓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張谷田舍）、「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旅寓洛南村舍）、「極浦明殘雨，長天急遠鴻」（夕陽）、「漲江垂蠅蝨，驟雨鬧芭蕉」（蜀中寓止夏日自貽）、「孤館秋聲樹，寒江落照村」（奔避）、「野綠梅陰重，江深浪勢瀾」（送舉子下第東歸）等等均淺而能遠，清婉有韻，有獨特生動的感受。與前引寫戰亂之「十口飄零猶寄食，兩川消息未休兵」、「宗黨相親離亂世，春秋閑論戰爭年」等七律異曲同工，均明白如話却凝煉堪味，非親歷其境不能言。

鄭谷的這種風格，究竟上承何種流派呢？清李懷民中晚唐詩主客圖以賈島爲清真僻苦主，而以鄭谷爲及門。誠然，如前述，他與賈、姚詩派後勁如馬戴、方干、李頻、李洞等都有較深關係，又不止一次地凭弔賈島墓（長江縣經賈島墓）；鄭谷又廣交詩僧，集中所及有十餘名，曾言「詩無僧字格還卑」（自貽），因此從上引詩句中可以看出其深於體察，善於刻畫中見悠然情韻的藝術特色，此均得力於賈、姚詩派；然而谷詩與賈、姚詩歌有明顯不同，他的詩絕無此派的「僻苦」之態，險澀之句，却以淺切之辭，舒徐之致拔戟自成一隊。這種變化是與賈、姚詩的流變及鄭谷的經歷、詩論有

關的。

唐詩之尚刻畫苦思，始自杜甫，貞元時皎然詩式曾予以理論總結云：「或曰，詩不假修飾，任其醜朴，但風韻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無鹽缺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則喪自然之質。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閑不思而得，此高手也。」賈、姚詩派，實從此論開拓，誠有所得，每能於清麗中見峻拔之態，遂然遠意。但又往往失之奇險，更有甚者，墮入小結裏的魔障，而反走向寒澀。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即云：「賈浪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澀，方可致才。」故此派後勁，較著者如馬戴、顧非熊、劉得仁、李中等均有意識地糾賈、姚之弊，取其幽微而去其艱澀，向清通方向發展。鄭谷與賈、姚同中有異，首先是與這一轉化趨勢相應的，而其早年受影響於馬戴當更有關係。

又鄭谷自七歲起至二十二歲初舉長安，及晚年隱居十年，均在湖南、江西度過。長安十年後又有十三年時間在巴蜀、荆楚、吳越漂流。這些地區在中、晚唐時，民間歌謠及由此而發展而成的曲子詞、僧俗詩人的俗體詩尤其發達，從雲臺編中不僅可在鷓鴣、侯家鷓鴣、席上貽歌者等篇章中看到鄭谷如何醉心於這類俗體詩歌，並且從他的大部分七言律、絕中可以看到這方面始終一貫的影響。浯溪詩是今存谷詩中最早的一首，約十歲前後作於永州，詩云：

湛湛清江疊疊山，白雲白鳥在其間。漁翁醉睡又醒睡，誰道皇天最惜閑。

此詩三用疊字句，造成流轉的音聲以表達閑逸之趣，實為中晚唐後受南方民歌影響的文人七絕的常見格調。這只要看一下杜甫夔州歌中「中巴之東巴東山」、「灤東灤西一萬家」諸作，看一下劉禹錫、白居易竹枝詞中「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却有晴」、「巴東船舫上巴西，波面風生雨脚齊」、「江上何人唱竹枝，前聲斷咽後聲遲」等句即可明瞭。鄭谷幼年浸淫南方俗體詩，給其一生創作帶來不可磨滅的印象；而長期飄泊南國的生活又不斷加深這一特點。他今存七絕八十首，用疊字句者達二十七首。這又進一步影響其七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云：

杜荀鶴、鄭谷詩，皆一句好用二字相疊。然荀鶴多用於前後散句，而鄭谷用於中間對聯（按：杜對聯、鄭散句亦多用）。荀鶴詩云云（詩略），皆用於散聯。鄭谷「那堪流落逢搖落，可得潸然是偶然」、「身為醉客思吟客，官自中丞拜右丞」、「初塵芸閣辭禪閣，却訪支郎是老郎」（按此為七絕，葛氏記誤）、「誰知野性非天性，不扣權門扣道門」，皆用於對聯也。

葛氏敏銳地看到杜、鄭律詩中這一句式特點，却未能揭示它與二人絕句的關係，及此一句式的南方民歌淵源（按杜為池州人）。必須注意到貞元、元和後這種取法於南方俗體詩的風氣已蔚為大國，而其傑出代表為白居易。白長期生活作宦於荆楚、吳越，每以吳越詩人自居。這種疊字、疊句格，在白集中俯拾皆是，如寄韜光禪師：「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

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一律中用疊字句多達三聯。因此從鄭谷、杜荀鶴句法的簡析中可見，鄭谷詩「淺切」一面，正與中、晚唐時白居易等取法南方俗體詩從通俗方向開拓的風氣有密切關係。江師韓詩學纂聞以「香山長慶集，必老嫗可解；鄭谷雲臺編，必小兒可教」相提並論，正透出其中消息。

鄭谷詩雖然受到多種風格的影響，但就全體觀之，以受賈、姚體與白體——晚唐詩壇上最盛行的兩種詩體——影響為最著。粗粗看來其五言多近賈、姚，七言每類香山，然而細究之，這兩方面又是相互滲透的。因為有香山格調的影響，故其五律清遠處雖同賈島，却少賈詩之峻拔之氣，亦無其寒澀之弊；因為有賈、姚一派的功底，其七言雖淺切可諷類香山，却少香山的豪宕之氣，亦無其率爾粗俗之病。五言、七言雖體勢不同，然其佳作均表現出祖無擇所說的「清婉明白，不俚不野」，紀昀所說的「風調中獨饒思致」的總體特點。五言已見前引，此更錄其七言律絕各一首以見一斑：

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煞渡江人。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淮上別友人）

石門蘿徑與天鄰，雨檜風篁遠近聞。飲澗鹿鳴雙派水，上樓僧蹋一梯雲。孤煙薄暮關城沒，遠色初晴

澗曲分。長欲然香來此宿，北林猿鶴舊同羣。（少華甘露寺）

前詩賀貽孫詩笈評云：「蓋題中正意「君向瀟湘我向秦」七字而已，若開頭便說，便淺直無味，此却用作倒結，悠然情深，覺尚有數十句在後未竟者。」沈德潛唐詩別裁更稱其與王昌齡、李白、李益、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杜牧雖「氣象稍殊，亦堪接武」。後詩題材與盛唐崔顥名作行經華陰略同。而崔詩以雄渾勁健擅勝，此則分明融入香山流利筆致，工秀中見跳脫之趣。李調元雨村詩話評云「神韻遠也」。二詩正可見鄭谷詩因綜合賈、白，去其僻澀與粗率，故雖淺切却渾成有遠韻，自成一格，與盛唐詩自有貌異而神通之處。

鄭谷詩還明顯受到許渾、薛能一派的影響，集中亦屢稱二人。許、薛詩以工麗綿密稱。鄭谷雁、燕、鷓鴣、海棠等詩尤爲近之。然相比之下鄭谷詩更顯得疏宕輕靈。如寫鷓鴣云「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狀雁云「石頭城下波搖影，星子灣西雲同行」；形燕云「低飛綠岸和梅雨，亂入紅樓揀杏梁」。於三種飛禽均能略貌取神，從言外領取，互易不得。體物入微又流轉生趣，分明融入賈、姚、白傅筆致，而不盡同於許、薛之工麗矣。

從上二章分析可見，鄭谷推尊盛唐，却不步趨盛唐，他以盛唐之自然渾成爲根本，而順應中、晚唐人意必求新，詞必已出的潮流，立足自身的經歷習染，對前輩名家採取綜合融會的態度，終於轉益多師，創造出自己深察淺出、悠然遠韻的獨特風格。這就是他對盛唐詩人的承革。稍後，孟賓于於李中碧雲集序中論風騷傳統，有云「亂後江南，鄭都官、王貞白，用情創志，不同轍，不共軌」，斯論得之。如從欣賞用度看，可見仁見智，亦不妨認爲他的詩不及前輩名家；但從詩史演進的角度看，通變雖或稚弱，總是勝於紙花廣鼎；因此紀昀雖對谷詩頗多微辭，却仍推許他爲「晚唐之

巨擘」。也正因此，所以在唐末至宋初近百年內，他的詩能廣為流傳。

四 鄭谷體詩在唐末五代的盛行

鄭谷不僅為咸通十哲之一，而且因詩名而得官。薛廷珪授鄂縣尉鄭谷右拾遺制云：「聞爾谷之詩什，往往在人口而伸王澤。舉賢勸善，允得厥中。」又唐季詩人多以得其品評為榮。王貞白寄鄭谷云：「五百首新詩，緘封寄去時。祇憑夫子鑒，不要俗人知。」齊己寄鄭谷郎中更稱其「高名喧省闈，雅頌出吾唐」。谷又有光化戊午年舉公見示省試春草碧色詩偶賦是題，送下第舉公等詩，可見其在舉子心目中已為詩壇重鎮。由此可悟，盛傳而成典實的「一字師」故事，正是歐陽修所說「鄭谷詩名盛於唐末」的產物。

鄭谷詩在五代，尤其在南方諸國仍久傳不衰。今存齊己風騷旨格、徐寅雅道機要、文或詩格等十種唐末五代詩格類著作透出了重要信息。這些著作多大量引用鄭谷及其流裔之詩，如徐衍風騷要式琢磨門云：

夫用文字要清濁相半，言雖容易，理必求險。句忌凡俗，意便質厚。如鄭谷送友人詩「流年俱老大，失意自東西」，此君子離位也。鄭谷沙苑詩「日暮前心速，愁聞孤雁聲」，此賢人他適也。齊己落照詩「夕照背

高臺，殘鐘殘角催，右君昏而德音薄矣。鄭谷春晚書晴「鶯春雁夜長如此，賴有幽居近酒家」，此失志而自銷

愁也。齊己靜院詩「浮生已向空王了，箭急光陰一任催」，此君子思退也。鄭谷杭州城樓詩「歲窮歸未得，心

逐片帆還」，此君子舍此適彼也。李建勳「偏尋雲壑重題石，欲下山門更倚松」，此憂國之情未廢也。虛中寄

（司）空圖「豈思爲鄰者，西南太岳清」，此未忘臣節也。今之詞人循依此格則自然無古今矣。

此條引谷四詩，齊己二，虛中、李建勳各一，後三人均鄭谷之流裔。鄭谷詩在唐末五代的盛傳，正是通過他周圍兩個詩人羣。

先有成通十哲凡十二人（見唐詩紀事張喬）。這羣詩人有以下特點：其一均出身寒微，久遊舉場，四方漂遊，未爲顯宦；其二都廣結僧人，有一段隱居經歷。大多與馬戴、方干、李頻、李洞等賈姚後勁及薛能有較深淵源，其中最顯的四人：張喬、許棠、張蠙及鄭谷，都曾有人認爲他們詩學賈島，可見十子之於賈、姚詩派有相近的一面；其三十二人中吳罕、李栖遠無存詩，籍貫無考；劇燕，山西蒲坂人，僅存詩一聯，三人影響甚微。餘九人，許棠宣州，張喬、周繇池州，喻坦之睦州，任瀟筠州，鄭谷袁州，均爲江南東、西道人。李昌符原籍亦未詳，然其旅遊傷春詩有「鳥思江村路」句，亦以江南人可能爲大。唯溫憲太原（亦久居江南）、張蠙清河，爲北人。十子之目得自長安，而其主體却爲江南人。聯繫同時「江東三羅」，皮、陸江東唱和，可見南方詩人的活躍及其對北方詩壇之浸淫。十子詩風雖微別，而大抵以清婉明白見長，正是江南輕清之氣揉合賈、姚詩風的結果。

谷晚年歸居宜春後，又有南昌孫魴（詳見後）、長沙齊己及連州黃損等從之學詩。後二人又與鄭谷共定詩格，爲湖海騷人所宗（見前）。又形成一詩人羣。

這兩個詩人羣五代時尚存者及鄭谷同鄉楊夔、虛中等又各各廣結詩友，活躍於五代南方諸國，成爲鄭谷詩風流播的直接媒介。據十國春秋、唐詩紀事等記載可知，荆南與楚詩壇有齊己、虛中、鄭谷詩友尚顏、推崇谷詩的孟賓于（見前）等與沈彬、廖匡圖、劉昭禹、徐仲雅等唱和，爲一時盛事。南漢，鄭谷門人黃損、同年趙光裔爲詩壇重鎮。咸通十子之一的張贛廣明後入蜀，馳譽前蜀詩壇，後蜀韋毅才調集選谷詩多達十一首似與此有關。南閩徐寅詩名頗重，其雅道機要一仍齊己風騷旨格。吳越詩壇是羅隱的天下，而羅詩與谷淺切方面本甚相近。五代人文，以南唐與吳（南唐代吳）最盛，且對宋初文壇影響至鉅，今就鄭谷詩風在這一帶地區的浸淫略加尋索。

十國春秋南唐孫魴傳記：「孫魴字伯魚……故唐末都官郎中鄭谷避亂江淮，魴從之遊。盡得其詩歌體法。吳時，文雅之士駢集，魴遂與沈彬、李建勳爲詩社……魴有題金山寺詩，與張枯詩前後并稱，一時以爲絕唱。」沈彬傳又引江南野史云：彬「與浮圖輩虛中、齊己以詩名，互相吹噓。」又張喬是咸通十哲中詩名僅次鄭谷者。文苑英華錄其詩一百零八首。唐詩紀事記黃巢起義後，張喬隱池州九華山，有伍喬等從焉。伍喬入南唐，「元宗大愛喬文，命勒石，以爲永式。」（十國春秋本傳）又楊夔爲鄭谷同鄉兼密友，二人集中多有贈答。杜荀鶴與鄭谷齊名，後人多以並稱。他與殷

文圭均爲池州人，曾隱九華，與張喬當有交往。十國春秋吳楊夔傳記：「楊夔，有雋才，與殷文圭、杜荀鶴、康駢、夏侯淑、王希羽等同爲宣州田頰上客。」後與殷同入吳，「當時爭傳其文」。可見通過孫魴、齊己、張喬、楊夔等，吳與南唐有一大批文人間接受到鄭谷影響，並曾結有詩社。上述沈彬爲吳吏部郎中，李建勳由吳入南唐爲相，殷文圭爲吳翰林學士，其子崇義爲南唐宰相。這批人及由南唐人宋著名詩人鄭文寶、張泌、張洎、徐鉉、楊徽之等詩風均清淺明白，大類鄭谷。如宋詩菁華錄所載鄭文寶名作闕題：「亭亭畫舸繫寒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與前引谷淮上別友人同樣清婉淺切，均於前三句蓄勢，末句撥明，餘韻不盡。宋詩菁華錄所載徐鉉名作送王四十五過東都：「海內兵方起，離筵淚易垂。憐君負米去，借此落花時。想憶望來信，相寬指後期。殷勤手中柳，此是向南枝。」對照谷久不得張喬消息詩：「天末去程孤，沿淮復向吳。亂離何處甚，安穩到家無？樹盡雲垂野，檣稀月滿湖。傷心繞村落，應少舊耕夫。」可見均以語淺情深見長。徐鉉爲文苑英華主修之一，另一主修李昉詩亦清淺，且與推崇谷詩的孟賓于同年而交密。這些因素，使得鄭谷詩在宋初時相當盛行。

鄭谷詩今存三百餘首，而文苑英華載錄其詩爲一百四十七題，約佔百分之四十（錄張喬詩一百零八首）。相比之下，錄李白二百一十七題，爲今存詩之百分之二十二，錄杜甫詩二百一十三題，爲今存詩之百分之十四。錄高適僅五十一題，岑參五十三題，韋應物六十題，韓愈四十九題，

柳宗元不錄，杜牧三十一題，李商隱四十七題，皮日休一十九題，陸龜蒙一十七題，韓偓、吳融均不錄。可見宋初文人對鄭谷詩決非等閑視之。

歐陽修嘗稱宋初以谷詩教小兒，他亦曾習誦，祖無擇鄭都官墓表更云：「當時正人，多稱其善，尤工五七言詩……有雲臺編與外集，凡四百篇行焉。士大夫家暨委巷間，教兒童咸以公詩，與六甲相先後。蓋取其辭意清婉明白，不俚不野故然。」因此祖氏在袁州將鄭谷配享韓文公祠。學慎始學，每一時期的幼學詩文讀本，必與時代趨向緊密聯繫，故云「當時正人，咸稱其善」。這從以下材料可窺一斑：吹劍錄三錄記宋初陳堯佐代呂夷簡爲相獻踏莎行賀呂壽誕：「……翩翩又睹雙飛燕。鳳凰巢穩許爲鄰，瀟湘煙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輕拂歌塵散……」此詞顯本鄭谷燕詩：「一年去年來來去忙，春寒煙暝渡瀟湘，低飛綠岸和梅雨，亂入紅樓揀杏梁。」可見貴爲相國，也稔知鄭谷詩。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詞酒一杯）是宋初的名篇；鄭谷有和知己秋日傷懷詩云：「流水歌聲共不迴，去年天氣舊亭臺。梁塵寂寞燕歸去，黃蜀葵花一枝開。」可知晏詞不僅襲用谷詩之意，且全用其「去年」句。柳永望遠行中云：「亂飄僧舍，密灑歌樓，迤邐漸迷鴛瓦。好是漁人，披得一簑歸去，江上晚來堪畫。滿長安高却，旗亭酒價。」末二句化用鄭谷輦下冬暮詠懷「雪滿長安酒價高」，前此則全用鄭谷雪詩：「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樓酒力微。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蘇軾仇池筆記卷一又記云：「黃州故縣張愬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曰：『放火賊！』」

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從這些材料不難看出宋初谷詩曾廣泛流傳於社會各階層。

通檢歷代論詩著述，對鄭谷詩的批評實始於宋慶曆、元祐期間，由歐陽修六一詩話首開其漸，並隨着宋調詩的發展而愈演愈烈；然而這時去谷謝世已近一個世紀，而離宋開國亦已六、七十年。而前此不僅如歐氏所云「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而且整個五代以及宋初谷詩均曾有過不可輕忽的地位。吹劍錄三錄云：「近世詩人攻晚唐體，句語輕清而意趣深遠，則謂之作家詩；鉅釘故事，語澀而旨近，則謂之秀才詩。」所謂「句語輕清而意趣深遠」，正同於谷詩之「清婉明白，不俚不野」；「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六一詩話）；「淺切而妙」（載酒園詩話）。因可見鄭谷實為「晚唐體」作家的中堅之一，在唐末至宋初詩風演進中佔有相當的地位。因此我們對鄭谷詩集作箋注，希望對唐末宋初詩風之研究有所裨益。

五 關於鄭谷詩集的版本

鄭谷詩，新唐書藝文志載有雲臺編三卷，又宜陽集三卷。崇文總目卷五、郡齋讀書志卷五則均載雲臺編三卷，宜陽外編一卷。又考祖無擇都官鄭公墓表云：「有雲臺編與外集，凡四百篇行焉。」合谷雲臺編自序所云「編成三百首，分爲上中下三卷」，可知所謂外集，當爲百首左右，或即所

稱宜陽外編一卷者。祖表作於至和元年（一〇五四），新唐書成於嘉祐五年（一〇六〇），晚於祖表，則所謂宜陽集三卷者頗可致疑。今按宜春縣志卷二〇藝文云：「按諸志載谷詩，於雲臺編三卷外，又云有宜陽集三卷，考宜陽集，邑人劉松（按五代人）輯，其輯谷詩三卷即雲臺編詩，非宜陽另有一集。」由此可知此誤似正始於新唐書藝文志。又南宋袁州教授童宗說雲臺編序稱「自至和甲午迄今百有七年，外集又闕其半」，則知宋高宗、孝宗之時，谷詩除雲臺三百篇外，約僅存五十篇左右。此後自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有宜陽外編一目，諸藏書家均不錄，可知在宋末已湮沒，行世者僅雲臺編一集。

今天我們所見的雲臺編大致有五個系統的本子。最早者為捺有「翰林國史院官書」朱記的宋蜀本，題名鄭守愚文集（所見為四部叢刊影印本），題下有子目雲臺編三字。此本共錄詩二百七十六首（卷一一百零二首，卷二七十六首，卷三九十八首），其次為明嘉靖乙未（一五三五）年嚴嵩刻本（所見為豫章叢書翻刻本），稱「此集余得之吳中故少傅王文恪公。公本錄自秘閣，予假以歸，手自讐校，正其譌闕三分之一刻之」。嚴刻亦三卷，卷一一百首，卷二九十七首，卷三九十三首，凡二百九十首。較之蜀宋本溢出巴江、題汝州從事廳、賀左省新除韋拾遺、寄贈詩僧秀公、永日有懷、槐花、小桃、嘉陵、中秋、朝謁、錦浦、峨眉雪、蜀江有弔、書村叟壁、送舉子下第東歸、寄察院李侍御、偶懷寄孫瑞公啓、次韻和秀上人游南五臺、乖慵、南宮寓直、恩門小諫雨中乞菊栽、寄左省張

起居一百言尋蒙唱酬見譽過實即用舊韻重答、讀故許昌薛尚書詩集等二十四詩（均見嚴本卷三）。又較蜀宋本少去乳毛松、樗里子墓（蜀宋本卷三）、次韻和王駕校書結綬見寄之作、江行順動後藍田偶作、荔枝（蜀宋卷一）、峽中、爲人題（蜀宋本卷二）、錦二首（蜀宋本卷三）、凡十首。損此益彼，嚴本實多出蜀宋本十四詩。豫章叢書翻刻嚴本時補入除前二首外之八首。

分析以上二本又可見以下幾個特點：

（一）均不足谷自序三百篇之數，而二本去其重複，正得三百篇。

（二）均爲三卷。各卷起訖篇目均同。而中間各篇排列次序大體看來也還相近，但亦有前後參差，甚至有同詩不同卷者。

（三）二本互缺篇目，基本上都見於文苑英華、王安石唐百家詩選、洪邁萬首唐人絕句等宋人唐詩總集、選集中。

（四）雲臺編成於乾寧年間，然二本均收有個別此後詩篇，如光化戊午年舉公見示省試春草碧色詩偶賦是題詩。又均有個別篇章，如越鳥、江宿聞蘆管等，就詩意看似爲北人所作（參詩注）。

（五）二本編次均混亂，無規律可尋。

就以上幾點觀之，可以推斷：二本所收詩除越鳥、江宿聞蘆管及與白居易重出之曲江詩稍有可疑外，大抵可以信爲鄭谷作。然二本已均非鄭谷原編。很可能是南宋末雲臺編與外集已不多

見，所存者則已散亂且有失落，已不足四百、甚至三百之數。當時人分別重加釐訂，依自序約爲三卷，於是遂有乾寧後詩甚至個別他人篇什屬入。蜀宋本正題爲鄭守愚文集，子目小題方題爲「雲臺編」，似正可窺見此中消息。

第三個系統是唐音戊籤本和錢謙益首編季振宜續成之全唐詩稿本。戊籤本鄭谷詩分五言律詩一，五言律詩二，五言排律，七言律詩一，七言律詩二，五絕，七絕各部分，凡三百二十五詩（篇目詳下）。全唐詩稿本鄭谷詩則分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排律，五絕，七絕各部分。收詩三百二十四首。二本均分體編排，雖前後略有不同，但各體中具體篇目編次基本相同。所差一詩是稿本少七絕贈楊夔二首，多出京師歲暮詠懷一詩，而此詩就是各本均有的輦下歲暮詠懷下之「初稿附記」（所以實際上稿本比戊籤本少二詩）。以戊籤較之蜀宋本及嚴刻二本，多二十五詩，據考來源大體如下：七律四首：送水部張郎中彥回宰洛陽、松、梅、鶴，取之文苑英華。七絕二十一首，其中重陽夜旅懷亦取之文苑英華；壬戌西幸後、多虞、短褐、曲江紅杏、折得梅、牡丹、寂寞、亂後灞上、長門怨二首、郊野戲題、宗人惠四藥、題張衡廟、山鳥、黯然、借薛尚書集、小北廳閒題、菊（日日池邊載酒行），見趙宦光增補洪邁萬首唐人絕句；贈楊夔二首見吟窗雜錄。從以上來源看二十五詩大抵可信。我們知道，分體編排是明中葉後最常用的編集方式，又所謂全唐詩稿本，從版面情況看乃收用現成之版本，而編者用墨筆改訂於上。由此大抵可以推測到，在明中葉時已有人合蜀宋

本及嚴刻二本，又從英華及萬首集得二十三首詩，共三百二十三詩，分體編排，胡震亨和錢謙益及季振宜，均取用是分體本編入戊籤與稿本，並按各自體例調正各體次序，而胡又從吟窗雜錄收得贈楊夔二首，故雖篇目較稿本略多，而二者當同出一源。

第四個系統是席啓寓唐百名家集本，三卷，第一卷九十九詩，二卷九十六詩，三卷一百零四詩，不分體，共二百九十九詩。觀其篇目正是合蜀宋本及嚴刻二本所收者，唯刊遺二本均錄之七律贈咸陽王主簿一詩。席略晚於胡和錢、季，而收詩反少，當是未見三人（二本）所據之分體本之故。

第五個系統是全唐詩本，前三卷編次，篇目一同席刻，第四卷二十六詩，則是合席刻所遺贈咸陽王主簿詩一首及前述戊籤所錄二十五詩所成。又察此本文字及校語，則取去於戊籤、稿本之間，尤以同於稿本者爲多。由此可見，此本在篇目上所據爲戊籤及稿本，而編例上則仍席刻，又將席刻所少二十六詩由二本輯出編爲第四卷。其所以不用二本之分體編法，當是由於全唐詩編者認爲席刻——其編例上承蜀宋本與嚴刻本——之編例更接近於鄭谷手編雲臺編三卷及宜陽外編一卷之本來面目，又篇數近於三百篇。不過今天看來也不一定如此。

據上析可見鄭谷詩集以唐音戊籤及全唐詩收錄最全，兩相比較，我們感到後者訛誤較少。所以這個整理本即以康熙揚州詩局本全唐詩爲底本，校以唐音戊籤（簡稱戊籤）、全唐詩稿本（簡稱

稿本)、豫章叢書翻刻嚴嵩本雲臺編(簡稱豫章)、四部叢刊影印蜀宋本(簡稱叢刊)、至於席刻唐詩百名家全集因與底本同源，故僅取其足資參考者入校(簡稱百家)。此外參校了才調集(簡稱才調)、文苑英華(簡稱英華)、萬首唐人絕句(簡稱萬首)、羸奎律髓(簡稱羸奎)、三體唐詩(簡稱三體)、唐音(即稱唐音)、唐詩品彙(簡稱品彙)等明以前重要唐詩總集及參考價值較大的清人所編全唐詩錄(簡稱詩錄)。凡底本誤而有改動者，均於校記說明依據何本；一般異文則校錄而不改；底本明顯刻誤及宋以後避諱字則徑改；異體字、古今字等，則除今不常見或易滋誤解者外一般不出校。

除全唐詩所錄三百二十五首詩外，我們又於齊己白蓮集孫光憲序輯得鄭谷五律一首(題泐)。此詩可靠。又唐音遺響所錄鄭谷七絕胡笳曲一首，諸集本亦均未收，然此詩唐詩別裁作無名氏詩；乾隆三水縣志卷一錄鄭谷七律春遊郇邑一首；此二詩均難定真偽，今併上詩輯為附錄一，他書尚有錄為鄭谷作而據考已可確定為偽作者亦附焉，而加說明，以免再以訛傳訛。又集歷代著錄鄭谷詩集的序跋為附錄二；有關鄭谷詩集的版本著錄為附錄三；有關鄭谷傳記資料為附錄四；唐至清與鄭谷酬答或弔懷鄭谷詩為附錄五；歷代總評鄭谷詩風資料為附錄六——其單評各詩者，則相應隸於各詩後；自撰鄭谷傳箋為附錄七。以上可供研治鄭谷詩的同志參考。

本書箋注合一，凡時間、地點、酬答對象可考者，均於注(一)下箋明；其中情況過於複雜，須與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其他篇章參見方可明瞭者，則注明參見他詩或傳箋。語典注釋盡可能徵引原文，原文過長或複雜費解者，則改寫綜述。不論何種方式，凡引用詩文別集者均注明篇名；引用總集所錄詩文及經、史、文者，則注明書名卷數（或篇名），以便讀者查核。

作者三人，同學於施蟄存先生門下。本書或有所得，則爲先生煦育之功。又承王鎮遠先生爲封面題簽，并致謝忱。囿於水平，誤漏錯失處在所不免，敬請方家指正。

趙昌平

一九八七年八月

鄭谷詩集箋注目次

卷一

感興	……	一
望湘亭	……	一
採桑	……	二
悶題	……	三
中臺五題	……	四
乳毛松	……	四
樽里子墓	……	五
牡丹	……	六

玉蕊亂前唐昌觀玉蕊最盛	……	七
石柱外祖在南宮，七轉名曹，鐫記皆在	……	八
別同志	……	九
送進士盧榮東歸	……	一〇
從叔郎中誠輟自秋曹分符安陸屬羣盜	……	
倡熾流毒江壩竟以援兵不來城池失	……	
守例削今任却叙省銜退居荆漢之間	……	
頗得琴尊之趣因有寄獻	……	三
送徐渙端公南歸	……	四